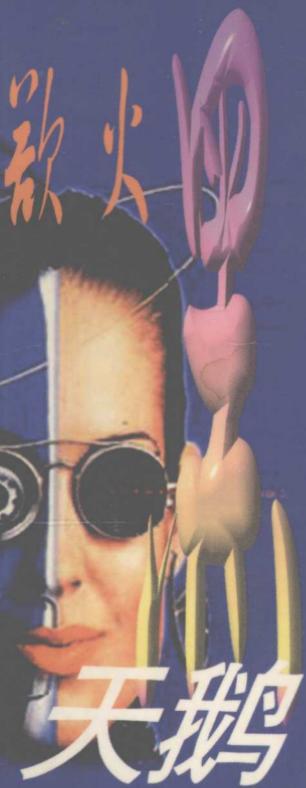


白天



天鹅

白天 著

◎都市智侠系列◎

欲火黑天鹅

白 天 著

作品集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火黑天鹅/白天著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0.6

(白天作品集·都市智侠系列)

ISBN 7-80130-392-X

I. 欲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7671 号

版权合同号图字:01-1999-3267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<http://www.tuanjiecbs.com>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 10

字数: 2700 千字

印数: 5000

版次: 2000 年 6 月 第一版

印次: 2000 年 6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130-392-X/I·21

定价: 17.60 元(平)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欲火黑天鹅

1 黑天鹅返航	(1)	6 黑帮军师	(63)
2 女色	(11)	7 窥探	(72)
3 幕后人物	(22)	8 考验	(87)
4 杀机	(36)	9 海上拼搏	(112)
5 女刺客	(49)	10 花凋	(127)

第二部分

情爆海棠红

1 逃婚之夜	(150)	7 螳螂捕蝉	(221)
2 搜索	(163)	8 风声鹤唳	(232)
3 赌场怪客	(175)	9 海棠别墅	(245)
4 抽丝剥茧	(185)	10 对决	(256)
5 古堡	(196)	11 困兽之斗	(265)
6 曙光乍现	(208)	12 天罗地网	(276)

1 黑天鹅返航

“黑天鹅”号游艇突然回到香港，确实是令人感到意外和惊诧。

尤其对港九两地的黑社会人物，更意味着一种不寻常的意义。

它是一艘巨型豪华游艇，停泊在九龙旺角码头已经三天了。可是，这三天以来，它只是静静地停泊在那里，却始终未见任何人登岸，而三天前“黑天鹅”号已被发现。

于是，消息不胫而走，立即传遍了港九的黑社会。这艘游艇的主人查振泰，当年在港九两地，曾是个叱咤风云，不可一世的人物。

由于树大招风，难免不遭人暗嫉。就在一年多以前，在一个有计划的阴谋中，查振泰被牵涉在一件大贩毒案内，使他蒙冤吃上了官司。

像他这种人物，一旦锒铛入狱，无异是把一头猛虎关进了铁笼里，那种心情是可想而知的。尤其他明知是受人陷害，就更怒恨交迸，耿耿在心了。

可是被人买通，故意失风被捕的几个家伙，竟一口咬定他是那贩毒组织的幕后主持人！

而当他的一些心腹手下，企图全力营救，使他脱罪之际，不料那几个受人买通的家伙，竟被人在食物中下毒，悉数毒毙了在

狱中。

这分明是幕后主使人的杀人灭口，使这件案子死无对证，结果竟成了他授意采取报复行动。

不消说，这使他在贩毒的罪名之外，又加上了个教唆杀人的罪名——终于被判了死刑！

他那年轻漂亮的妻子鲁安娜，虽不惜以巨酬聘请了香港几位著名的律师，更暗中各方面奔走活动，全力为丈夫洗清这不白之冤而努力。无奈查振泰手下的几个重要干部，均已被人私下收买，以致使营救的进行受到了阻挠。

就在鲁安娜不遗余力地，仍在作最后努力之际，消息突然传来，查振泰竟已在狱中服毒自杀身死！

查振泰在狱中被禁止与任何人接触，怎么会获得毒药的？

这很明显的，是与那几个被人买通的家伙，在狱中被毒毙的情形同出一辙。所不同的是，看起来好像查振泰是畏罪服毒自杀！

幸好他尚有几个心腹死党，连夜赶去把这消息通知鲁安娜，并且料到下一步行动，将是对付她。

因此，在惊悉噩耗，悲痛欲绝下，经他们极力劝说，终使她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相当危急。

于是她当夜就携带着一大笔现款，由查振泰的几个心腹死党保护，乘着“黑天鹅”号游艇，悄然驶离了香港……

从此以后，便没有人知道这艘游艇的去向和下落。

如今它突然回到了香港，自然引起了黑社会中的密切注意，同时也引起了一阵骚动。

港九两地的茶馆酒楼，更是把“黑天鹅”号的回到香港，当成了话题，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起来。

大家都在揣测，这艘游艇为什么突然回到了香港？鲁安娜是否也回来了？

带着姨太太去澳门玩的谭弘，一得到这消息，就立即赶回了香港。

他是九龙城的一霸，在当地拥有相当庞大的恶势力。

谭弘一回九龙城，马上就召集了他的几个结拜弟兄，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。

老四吴炳全，先把发现“黑天鹅”号，及这三天来暗中监视的情形，作了个简短的报告。

谭弘听完，不禁诧异地问：

“船来了三天，竟会始终没有任何一个人上岸？”

老二侯世涛接口说：

“我们都觉得奇怪，如果姓鲁的娘们也回来了，她自然是为了处理查振泰遗留下的那些产业。但他们始终没一个上岸，这就真令人高深莫测，不知是在搞什么鬼了！”

“我看那娘们是在故弄玄虚！”老三龚富兴冒出了一句。他是个大老粗，说话向来是口无遮拦的。

谭弘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她有什么玄虚可以故意卖弄的！查振泰一死，那娘们就悄然离开香港，政府已经把他的全部产业下令冻结。她这次回来，即使为了想处理那些产业，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呢！”

“会不会那娘们另有目的？”吴炳全忽问。

谭弘把眉一皱说：

“这点我们最好设法查明，不过‘黑天鹅’号是停泊在旺角码头，我们无论采取任何行动，不能不先向龙二爷打好招呼，可是……”

侯世涛心知他顾忌的是什么，不禁笑笑说：

“老大，二嫂子跟你，那是她自己心甘情愿的。并不是你强迫她，更不是从龙二爷手上硬抢过来的呀！”

谭弘仍然忧形于色说：

“话是不错，但为了这件事，他跟我之间，总难免有些芥蒂。现在我们要借他的地盘办事，那不是自己去找这个钉子碰？”

龚富兴忿声说：

“查振泰的那档子事，又不是我们搞出来的，大家都有份，何必非我们这方面出头不可！”

谭弘轻喟了一声说：

“老三，去年那档子事发生的时候，你正好生病躺在家里，对于整个的事情还不太清楚……”

正说之间，忽见一个衣衫不整的大汉走进来，向谭弘恭恭敬敬地报告：

“谭大爷，小邓从旺角打行动电话回来，说是发现龙二爷刚才派了两个人，到‘黑天鹅’号上去……”

龚富兴不由地把眉一挑说：

“怎么样，我说的不错吧？！事情大家都有份，总会有人出头的！”

谭弘没有理会他，径向那大汉问：

“小邓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大汉恭声回答：

“他们还在码头附近监视，小邓一发现登上‘黑天鹅’号上的两个人，是龙二爷的手下，立刻就打电话回来，要我向几位爷们报告的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谭弘挥挥手，示意那大汉退下，然后面露诧色地说：

“这我倒没想到，龙海山居然比我们还沉不住气！”

龚富兴又说：

“那档子事他也有份，如今‘黑天鹅’号突然回来，船又停在旺角码头，那是他的地盘，他怎么能不闻不问呀！”

侯世涛表示诧异地说：

“可是，龙海山这家伙一向做事，都是稳扎稳打的，怎会公然派人到‘黑天鹅’号上去？总不会是作贼心虚，怕那娘们回来找他算账，特地向她表示巴结，以示对她的回来欢迎吧！”

“那倒不可能！”谭弘沉思了一下说：

“也许他是故意做给大家看的，因为‘黑天鹅’号突然回来，圈子里已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而船又停泊在旺角码头，港九两地都在议论纷纷，莫衷一是。他要不拿点行动表现出来，岂不怕被人说他是故意装聋作哑？！”

“呃……这倒非常可能！”侯世涛似有同样的看法。

但是，旺角一带属于龙海山的地盘，这只不过是黑社会里的人物，凭各人在当地的势力范围，彼此自行划分出来的。既不能公开，法律上更不承认它的存在。

那么龙海山要没有个借口，又凭什么突然明目张胆地派人到‘黑天鹅’号上去？

香港的法律，对私人财产有相当的保障，绝不容许受到侵犯。比如私闯民宅，即构成了犯法的行为。

游艇是属于私人的财产，在法律上视同住宅。如果龙海山没有正当的理由，而又未得允许登船，突然派人擅自登上“黑天鹅”号，船主就可以向警方报案。

如此一来，他岂不是成了自找麻烦！

经过了一番商讨之后，终于决定由龚富兴与吴炳全赶到旺角去，暗中设法查明，龙海山派那两个人登上“黑天鹅”号游艇，究竟是干什么去。

同时他们更急于弄清楚，鲁安娜是否回来了，以及她突然回香港的目的。

龚富兴与吴炳全驾车离开九龙城，匆匆赶到旺角码头，找到仍然在附近暗中监视“黑天鹅”号的那几个人。一问之下，始知龙海山派来的两个家伙，登上游艇不到五分钟，就怒气冲冲地下

了船，似乎是挟怒而去了。

他们哥俩一商量，立即在码头上打了个电话回去，把这里的情形告诉谭弘，并且请示下一个步骤。

谭弘在他们走后，已与侯世涛商量了对策，一接到电话，便当机立断，吩咐龚富兴继续留在旺角码头，派吴炳全立即过海去香港通知关松。

关松这家伙是香港的一个大流氓头子，不但心狠手辣，而且狂妄自大。不说别的就看他取的这个名字吧，居然恬不知耻，想掠武圣关老爷之美，“松”去掉“木”字旁，岂是不个“公”字！

吴炳全奉命过海去了，龚富兴与原来的几个人，仍然留在旺角码头，继续暗中监视着“黑天鹅”号游艇。

他们不久便发现，监视这艘豪华游艇的，并不只是他们九龙城这方面的人，尚有其他方面的人物，甚至还包括警方的便衣人员在内。

或许就是因为有警方人员在码头上，无形中使这艘游艇获得了保障，所以龙海山方面才有所顾忌，不敢贸然对它采取行动吧？！

就在龚富兴觉得无聊已极的时候，一名穿短打扮的中年汉子，忽从背后走到了他身旁，伸手在他肩上轻轻一拍，使他出其不意地猛地吃了一惊。

转过头来一看，认出是龙海山的手下赵强，这才强自一笑说：

“老赵，是你呀……”

赵强皮笑肉不笑地说：

“龚三爷来了旺角，怎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，回头让龙二爷知道了，岂不要怪我们失礼吗？”

龚富兴是个老粗，根本听不出对方的话里带刺，言下之意，分明是在讽刺他们的鬼鬼祟祟，不够光明磊落。

他竟不假思索地坦然说：

“抱歉，兄弟只是来这里看看动静的，并没打算干嘛，所以没有必要去惊动龙二爷！”

“龚三爷的目标是不是那条船？”赵强用手遥向那艘游艇一指。

龚富兴把头一点说：“你们的目标大概也是它吧！”

赵强诡谲地笑了笑说：

“敢情大家都是为它而来的，看这情形，这两天各路英雄都将来到旺角，那可真热闹啦！”

龚富兴打趣说：

“那不成了群英会！”

“好一个群英会！哈哈……”赵强敞声大笑起来。

龚富兴忽然忍不住问：

“听说龙二爷派人上船去过了？”

赵强收住了笑声，正色说：

“那班家伙根本没把龙二爷看在眼里，龙二爷刚才派人到船上去，非但没见到那娘们，反而碰了船上的人一个大钉子！”

“姓鲁的娘们究竟回来没有？”龚富兴追问了一句。

赵强耸耸肩，把两手一摊说：

“谁知道！除非她不在船上，否则既回了香港，早晚总得露面的吧！”

就在这时候，遥见那艘豪华游艇上，从舱里走出两个衣着时髦、风姿绰约的女人，由几名大汉前呼后拥着。

距离太远，无法看清这两个女人中，是否有鲁安娜在内。但这是“黑天鹅”号停泊在码头的三天中，第一次有女人出现，而且看情形她们是准备登岸的。

于是，所有在码头附近暗中监视的各方面人物，无不为之惊讶，暗地里引起了一阵骚动。

大家不约而同地，均以这艘豪华游艇为目标，目不转睛地密切注视着船上的动静。

只见那两个女人，由四名大汉随护，从船舷梯口搭向码头上的跳板走了下来。

她们一登岸，一名大汉立即抢步上前，招来一部停在码头上等生意的“的士”。

这大汉对两个女人执礼甚恭，先替她们打开车门，让她们上了车，才与另一大汉登车挤坐在司机的身旁，似乎不敢与她们同坐后座，以免有失尊敬。

其他两名大汉，则目送车驶离了码头，始回到船上去。

龚富兴看在眼里，急向刚才站在身边的赵强说：

“老赵……”可是一转头，却发现赵强早已不知去向。

大概趁他全神贯注在游艇上之际，那家伙已不声不响地溜走了，而他竟浑然未觉。毫无疑问，赵强必然是眼看那两个女人已准备登岸，忙不迭去打电话向龙海山请示了。

龚富兴不敢怠慢，也赶紧招来附近的两名大汉，登车去跟踪那部“的士”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除了龚富兴驾驶的这部车子外，同时还有好几部车，也尾随着那部“的士”离开了码头。

这一连串的大跟踪，极易被前面“的士”上的人发觉，因此谁也不便跟得太紧，必须保持一段相当距离。

跟踪的这些人之中，自然包括警方人员在内，因此使大家都不敢明目张胆采取行动。主要的是想知道，那两个女人乘了“的士”去什么地方。

因为“黑天鹅”号回到香港已经三天，始终停泊在旺角码头，既无动静，也未见任何人登岸。现在突然有两个女人下了船，其中一个很可能就是鲁安娜，各方面的人哪能不弄清楚她们上岸的去向及目的。

“的士”开的速度很快，顺着码头转入亚皆老街后，便一路往下疾驶，去的方向竟是九龙城！

从旺角到九龙城，由亚皆老街一直去，是最捷径的一条路。

这时最感到意外和惊诧的，莫过于龚富兴了，他实在想不通（其实凭他这老粗的脑筋，不想也罢），那两个女人为什么突然会去九龙城？

难道她们是专诚去拜访谭弘？那就未免太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了吧！

然而，九龙城里除了谭弘之外，又有谁有这么大的面子，值得她们劳驾亲自出马呢？

一阵疾驶，“的士”果然驶进了九龙城。

九龙城是谭弘的地盘，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，使得跟踪的人不能不有所顾忌。有两方面的人比较怕事，便知难而退，未敢贸然再跟踪了。

这倒不是谭弘比龙海山的来头大，也不是他的恶势力更雄厚，而是由于旺角和九龙城的情形不同。

旺角是个大码头，只要不与龙海山发生利害冲突，或者在他的地盘上闹事，他自然无权禁止任何人到这地区来。

九龙城就不同了，这里虽只不过是弹丸之地的一个小地区，却是整个香港最杂乱，藏污纳垢，什么九流三教人物都有的地方。

当然，谭弘也同样无权禁止任何人来九龙城，可是凭他在地方上的恶势力，一旦发生事故，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用武力对付，心目中根本没有法律的存在！

因此黑社会里的人，都把九龙城视作是非之地，除非是迫不得已，就尽可能以不涉足这地区为妙，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

从旺角一路跟来的车子，原有七八辆之多，现在除了龚富兴他们的这一部车，硬着头皮跟进九龙城的，只剩下了四五辆，仍

然保持原来的距离尾随着。

结果大出龚复兴的意料之外，那两个女人并不是前往狮子石道去拜会谭弘，“的士”一直驶向了沙浦道。

它驶入一条小巷，终于停在了一幢门禁森严，附近有几个衣衫不整的人物在把风的宅前。

而这幢旧宅，只要是在黑社会中混的，就几乎无人不知，它是由那绰号叫“玩命三郎”的职业凶手头子朱武所领导的一个恐怖组织的秘密大本营。

想不到那两个女人来九龙城，竟然是来找这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！

2 女 色

朱武这家伙手下有一批亡命之徒，专干杀人的勾当，只要价钱出的令他满意，任何身份的人他都敢去下手。

他干这种论价杀人的买卖，与谭弘方面并不发生利害冲突。因为谭弘这帮人在九龙城里，是以经营赌场和艳窟为主，彼此井水不犯河水。

而且双方都有所顾忌，一方面是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凶手，一方面在九龙城拥有庞大的恶势力，谁也犯不着树立强敌。

谭弘一得到消息，获悉“黑天鹅”号上的两个女人，来九龙城去找朱武，不禁大为吃惊。

这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就从九龙城传开，传遍了港九两地。

大家都感到意外和惊诧，同时大家纷纷揣测，她们突然去找那职业凶手头子干嘛呢？

难道她们打算买凶杀人？！

下手的对象又将是谁？毫无疑问，必然是去年共同参与其事，设计陷害查振泰的那批人！

于是，各方面均为这消息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人人自危起来……

就在当天晚上，龚富兴奉命在旺角码头，加强对“黑天鹅”号暗中密切监视。忽见船上走下来个大汉，似乎早已发现他在附近窥探，一直走到他身边，打了个招呼问：

“请问这位是龚三爷吗？”

龚富兴暗自一怔，既被识出了身份，只好承认说：

“兄弟就是龚富兴！”

那大汉不动声色地说：

“那就请龚三爷到我们船上来一下吧！”

“到你们船上去？”龚富兴诧然问。

那大汉回答说：

“鲁女士有话想跟龚三爷谈谈，如果三爷认为不方便，那也不勉强！”

龚富兴暗想：龙海山派人上船去，非但没见到鲁安娜，反而碰了他们个大钉子。现在自己竟被邀上船，这个机会岂能轻易错过。

犹豫之下，他终于当机立断说：

“好吧！”

那大汉喜出望外，振奋说：

“三爷请跟我来！”

龚富兴此刻也顾不得附近尚有其他方面的人在暗中监视了，硬着头皮随同那大汉，匆匆上了“黑天鹅”号游艇。

大汉把他带进舱厅，只见厅内布置华丽，美轮美奂，一隅并设有个小型酒吧。

这是艘巨型豪华游艇，舱厅颇为宽敞，里面尚有四个房间，每间均附有卫生设备，确实相当气派，不是普通游艇所能相比的。

偌大的舱厅里，此刻只有一个年轻女郎，坐在那里静静欣赏着“CD”播放的音乐，手持高脚酒杯，一派自得其乐的安逸之情。

她见大汉把龚富兴带进厅来，只把嘴向里面的房间一呶，意思是叫他们自己去敲门。

大汉会意地走到房门口，举手在门上轻敲两下，遂说：

“鲁女士，龚三爷请到啦！”

“好！”房里的鲁安娜吩咐：

“请他进来吧！”

大汉恭应了一声，随即回身向龚富兴说：

“鲁女士请你自己进去！”

龚富兴虽是个大老粗，也不免觉得有些奇怪，这女人有话为什么不出来在舱厅谈，却要他进舱房里去？

但他既已上了船，只得抱着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客随主便的心理，径自开门进了房里。

进房一看，只见一个女人背向着房门，正侧身坐在床边，清点着摆在床上的一叠叠钞票，放进一只小皮箱里。

龚富兴轻咳了一声，她才把钞票急急装进小皮箱，关上箱盖，站起身回转身来。

这女人上身穿的是一袭薄如蝉翼的连身睡袍，简直如同透明，使里面的粉红色乳罩和那袖珍式的窄小短内裤，完全一目了然！

她的体态相当成熟而丰满，高耸而挺实的双峰，柔美的纤腰，浑圆而微隆的小腹，丰满的臀部。

以及修长而均匀的两条美腿，充分显示出她浑身的诱惑和魅力——她是属于那种性感型的女人。

龚富兴顿觉眼前一亮，不禁神魂飘然起来。

尤其自己衣衫不整，其貌不扬，与面前这女人相形之下，颇有自惭形秽的感觉。他突然产生了一种自卑感，几乎不敢向这女人正视。

“你就是九龙城的龚三爷？”鲁安娜落落大方地问。

龚富兴讷讷地回答：

“是，是的……”